

後漢書

一三

卷

四

七

三

列傳卷第二十一

范畢

後漢書三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

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書

云解字翁伯河內
軼人徙茂陵也

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

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
府三遷爲漁陽都尉王莽時爲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
守爲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

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
高姓也

各擁衆保營

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

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

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

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

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

民多猾惡

寇賊充斥

杜預注左傳曰
充滿斥見也

伋到示以信賞糾

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

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

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

口增倍後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

太守召見辭謁

因辭而謁見也

帝勞之曰賢能太

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翼京師并蒙福

也

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

陝自鬪當一士耳深宜慎之及到郡招懷
山賊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 裏城召吳等
數百人皆束手詣及降悉遣歸附農因自
効專命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
吳等黨與聞及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
不期俱降駱驛不絕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
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及爲并
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
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及因

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
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
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
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
夕與參政事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始至行部到
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
拜伋問見曹何自遠來曹輩也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
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

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
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
朝廷多舉伋可爲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
盧芳之儆儆急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
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力
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
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
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賜
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

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
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
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
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
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

賜以棨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

後代刻僞無復死刑以赤油韁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

復使

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

大陽縣名

屬河東郡

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

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

拜成臯令

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

視事三歲舉政

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
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
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爲農器

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

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

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

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遷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

富之開通溝渠凡十數處

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

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

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

大業偃兵脩文羣帥反旅

反旅謂班師也

海內合和

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

侮二垂

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

陵虐中國邊民

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

得解甲橐弓也

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

夫勤而不息

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

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

內郡休足止行役也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

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春秋左氏傳文也

陛下雖

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泄猶雜也

昔湯武善

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故無

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

卒鳬藻言其和睦歡悅如鳩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

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
厲勉也

士卒之復比

於宿衛則戎士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
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

侍從宿衛言士卒得
比於郎則人百其勇

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

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

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歛數郡以俟振

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

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

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

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

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
書曰如其一介臣也

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

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
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
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
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
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
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折
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

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
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
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
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
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
信也漢制

以竹長六十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
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
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
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閒者發兵但用
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

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

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過矣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劙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道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

事有煩而

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
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
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
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
邸贈綰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
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
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